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秦 泉

謄錄監生臣嚴績曾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二月癸亥朔河北第八副將內殿崇班李備
追一官仍勒停坐與將官劉慶不和理曲也時方置副
將而備首不協故特絀之以勵其餘 河北東路察訪
使曾孝寬言試中義勇保甲授三班差使借差以上者

請差充本路都巡檢下指揮使準備捉賊其殿侍軍大將差充本鄉都副保正從之仍詔西路察訪依此施行知諫院鄧潤甫言竊聞朝旨下將作監檢計京城募流民修築乞罷之既而開封府上流民數及不願應募之家其事遂寢

甲子詔酒戶貸市易司糯米自去年中限至末限息錢並減半初市易司權糶糯米以貸酒戶收息犯者聽人告賞錢至三百千米沒官商人以官糶賤不至又值歲

儉京師糯米少價益高本息錢厚故有是詔 司農寺
言奉詔每二年引見都副保正補班行毋過二十五人
今定開封府界毋過五人河北兩路各四人河東路五
人永興秦鳳等路候編排了日據人數均定每及一年
聽以元數之半保明引見從之仍詔府界河東路各毋
過六人 永興軍等路轉運司言見管私鐵錢轉運司
九萬餘緡常平司十一萬餘緡并買民間私鐵錢數十
萬斤并當改鑄省樣錢欲除永興華河中陝西銅錢監

添匠鼓鑄外更於商號洛南增置三監耀廊權置兩監
共九監改鑄永興廊耀河中陝去鐵冶遠第改鑄偽錢
一年可畢商州洛南華號最近鐵可以久行廊州等五
處候改鑄罷工匠併入商州等四監然後專鑄大錢從
之仍委皮公弼總制營辦先是安撫轉運司出榜收買
四等私錢一切禁斷舊通用錢而以銅錢易之以官庫
見管并換到通用私小鐵錢重行鼓鑄而熊本以為如
此則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後條約推揀闕薄漏

貫字樣不明等私錢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銷毀應自來
通用錢並令行使如故其官庫不堪用鐵錢等即別置
錢監增圓物料比省樣微加別異鑄熙寧重寶封樁俟
向去豐熟奏取指揮乃詔逐司具官司合改造錢數各
計若干及如何措置以聞至是轉運司條具來上故有
是詔

熊本奏請墨史見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壬戌朱史
并入八年二月二日甲子今兩存之七年十二月

十一日熊本體量吳中復等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皮公
弼云云又三月四日云云可考新紀書增陝西鐵官改
鑄大錢食貨志第六卷八年皮公弼又言今已得私鑄
大鐵二十餘萬緡并買民間私錢亦數十萬斤皆應以

省撫改鑄請商號洛南增三監耀廊權置兩監通永興
華河中陝舊監為九以給改鑄永興廊耀河中陝去鐵
冶遠請改鑄一年罷之商洛南華號最近鐵可久行五
監罷並其工作歸四監專鑄大錢皆公弼首議命專領
之而詔鑄大鐵錢才令補所廢偽錢及可以待交子所
用即止志所稱私鑄大錢二十餘萬緡與實錄不同實
錄但稱九萬餘緡當考或用
志即削去實錄所書更詳之
太常寺太祝王安士為

右贊善大夫權發遣度支判官安士安石幼弟也

鄧綰劾章

惇云惇與呂惠卿商量欲擢用呂和卿則先薦王安士為例此當考

乙丑詔去年災傷州軍賑給乞丐不能自存之人聽展
限終閏四月如米不足許以常平米續給毋過元數一

倍都提舉市易司言乞以諸路市易務隸本司許本司移用錢物度人物要會處分諸路監官置局隨土地所產商旅所聚與貨之滯於民者皆得收斂從之詔

樞密使陳升之提舉修馬軍司勅以權知審刑院崔台

符等言奉詔修馬軍司勅緣軍政事重仁宗時命樞密

使田況提舉乞依故事以樞臣總領故也

十年二月壬申勅成

丙寅皇子僉授鎮安軍節度使封景國公蕃官皇城

使包順子嘉卜卓補三班奉職熙河經略司言其隨父

戰虜公川有功也 濟州防禦使李瑋復為彰信軍留

後駙馬都尉瑋以莊孝大長公主薨故謫至是復之

詔成德軍懷衛磁相邢洺趙等州災傷為甚昨差黃河
役夫三萬可減半濬沱胡蘆河役夫五千可減二千

賜館閣校勘林希集賢校理梁燾銀絹各三十匹兩以

編校四館書籍畢也

嘉祐四年二月丁丑初編校四館書

丁卯手詔乳母崇國夫人張氏可特進封魏國安仁保
祐夫人 前曲陽縣尉權軍器監主簿呂和卿為奉禮

郎知軍器監丞先是和卿兄惠卿令和卿建議行手實

法至是判軍器監章惇請以為丞仍特改官

七年七月初十九日

行手實法

河北東路轉運司乞賜緡錢五六十萬於澶州

或大名府市糴芻糧備緩急支用詔三司支銀絹各十萬匹兩如轉變未得聽於常平司易錢給其賞

戊辰詔免歸明人之子孫之為義勇者止令附保華

州言前年華山崩壓胡岳兩村勅建寧山禪院為壓死人祈福乞歲度僧詔每二年度一人

己巳上批近令樞密院移諸路屯駐兵歸營州縣巡防
之人從此必減少方今諸處災傷盜賊可慮宜取索見
管弓手數委官點檢選其彊壯斥去疲弱厚其旌賞訓
齊武事以佐守備乃詔提舉常平司選弓手疲弱者別
募人充詔應募充軍將因押綱等酬獎轉三班使臣
者不作流外出身禮院言自今輟朝遇假日即以次
日連值假日即候假開日從之知永興軍龍圖閣直
學士給事中吳中復降授右諫議大夫永興軍等路權

轉運使皮公弼提點刑獄張穆之提舉常平等事章案
各罰銅三十斤中復等嘗言永興軍路州軍民流移甚
衆未流移者不得安居乞選官行蓄積之家籍其粟數
計口給本家外許災傷民賒糴官為給券就給及乞於
有力之家權典質民牛畜驢馬等及諸縣弓手近經減
省乞輪差第三等以上義勇在縣日給錢米同弓手捕
盜執政遣使按驗謂中復等所奏多不實及所乞措置
乖方若遂施行必致騷擾雖會赦特責之中復尋罷永

興軍提舉玉隆觀從所乞也

玉隆乃閏四月十一日指揮今附見中復本傳云闕

右大旱人多流亡中復與監司奏請賑卹而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奪一官實錄不載遣使案驗但稱違旨事頗踈畧今刪取增入四月二十九日王安石對語可參考

庚午上批延和殿閱麟府路所買馬三百匹格尺小弱加以羸瘠少堪配軍者比之熙河路市價復甚貴可罷博買止令軍馬司依常收市 右驍衛大將軍秀州刺史仲軻等言父宗說在外二十餘年今七十歲乞納出身以來告勅贖宗說歸宮或乞許臣并弟姪兒孫就宗

說同居侍養詔許輪子孫一人在彼供侍

宗說明年八月庚子卒

廣南東路轉運司乞蠲南雄州民無田產有稅錢而例出役錢者從之

辛未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楊繪權發遣開封府

知青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知齊州天章閣侍制李肅之兩易其任時治李逢獄以甫娶逢妹故也尋命甫知

鄧州肅之知齊州如故

甫改鄧州二十一日今并書

壬申詔聞河東災傷州軍至人相食其令察訪轉運司

體量虛實具賑恤次第以聞其後具到實有之各已賑恤 同商量河東地界呂大忠言臣與劉忱再會北人大黃平蕭素梁穎詞理俱屈雖議論反覆迷執不回竊原其情技亦止此為今之計莫若因而困之伏望就除劉忱一本路差遣置地界局於代州以蕭士元為副來則與之言去則勿問在我則逸在彼則勞歲月之間庶可決議久寓絕塞人情皆非所堪速希成功實恐有害機事而臣方在哀疚棄几筵以將使事今者素穎言必

顧惜歡好決無倉卒起兵之端臣之去留似無所繫乞
聽臣罷歸以終喪制又言北人窺伺邊疆為日久已始
則聖佛谷次則冷泉村以致牧羊峰瓦窰塢共侵築二
十九鋪今所求地又西起雪山東接雙泉盡餅形梅家
兩寨繚繞五百餘里蔚應朔三州侵地已經理辨更無
可疑惟瓦窰塢見與北界商量蕭禧未過界時臣先奏
論乞朝廷主此定議禧至又皆許之今西陲以東皆有
明據此地不能固爭它處亦恐難保竊料敵情有可動

者一有不可動者五狃於包容侵侮中國今若必校或
激怒心此可動者一歲得金帛與地孰利萬一絕好所
失則多此不可動者一也彼兵雖衆脆弱驕惰應敵者
鮮非咸平景德間可比此不可動者二也城池不固械
器不精以守必危以戰必敗此不可動者三也山後之
民久苦虐政皆有思中國之心邊釁一開必防內變此
不可動者四也北人最畏西夏復有達勒達之變果欲
驅豈無牽制之慮此不可動者五也彼主柔而少斷母

老子孱縱有諫臣恐未能用今者彼使再入必未肯先
輸屈伏之言俟其情意稍開且以胡谷義興治大石斲
悅麻谷五寨治平二年侵築十五鋪度山勢立界或更
增以瓦窰塢如王僅斬宗臣之議則我無屑就之愧彼
有可去之名蕭禧使還不遂其意萬一張大兵勢測我
淺深乞指揮諸路帥臣但為備禦計一切勿校大忠自
去年十二月求反喪服至是以起復官與劉忱同入對
又固請逾月乃許之

王僅斬宗臣所議當考朱史簽貼
云呂大忠所言時政記等處皆不

見只是劉忱供到難憑虛實又事理無可取刪去今依
新本復存之大忠三月十七日乃罷商量地界反喪服
舊錄云二月十日聽大
忠反喪服恐不然也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
官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始安石薦韓絳及呂惠卿代
己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
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請復
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翼日上遣勾當御藥院
劉有方齎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

安石
復相

實錄不詳今參取魏泰邵伯溫吳升所記修入更俟考求魏泰云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匪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事而呂參政指為沮法荆公信以為然堅乞罷相神宗重違其意自禮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既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奪荆公矣遂更明附之既而鄧潤甫枉狀廢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扶李士寧之事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敕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以造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它夤緣事故非議前宰者甚衆而朝廷網紀幾於煩紊天下之人復思荆公天子斷意再召秉政鄧綰懼不自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返攻呂惠卿朝廷俾張諤為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

鄧綰復觀望意旨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凡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知亳州鄧綰落御史中丞以本官知虢州張諤落直舍人院降官停任其它去者不一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出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誰鍾老柏青蓋謂是魏泰記此事殊失次序今但取其合者忠義不足乃七年乞出第三表立敵殆指曾布非呂惠卿也邵伯溫云呂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私書有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謂馮公荆公與馮公皆辛酉生又有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荆公也惠卿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者蓬州人有道術荆公居喪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併中荆公也又起鄭俠獄事連荆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荆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

不辭自金陵沂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
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士寧止
編管嗚呼荆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按嘉祐驛程江寧
府至京二十二程此云沂流七日而至恐未必然當考
按實錄云滕甫移鄧州臣尚未至甫移鄧州乃二月二
十二日也惠卿出無使上知書當是出知陳州後伯溫
所聞恐誤吳升云予元祐間見臨渙令李洪言王安石
既罷相以韓絳代己呂惠卿叅知政事持其法度時謂
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既得志起李逢
獄捕李士寧欲以危安石絳惶恐懇上復召安石一日
宣制惠卿以為已得相麻制箱過班惠卿跂而望之閤
門吏呼為王安石惠卿愕然予得其語十餘年任太學
博士入文德聽麻乃知洪所言有大謬者凡宣制前一
日晚御史臺報百官次早入至殿門麻至即自中出其
上題姓名以箱按置閤門道上凡在庭者無不知笑豈
有執政必待過班呼名而知之大抵傳聞不可信按此

事但有惠御望白麻聞呼安石名乃愕然或失實所說
安石復相由韓絳白上當得其實也正月十七日蹇周
輔往徐州鞠李逢獄二月十一日復相安石三月四日
乃命沈括范百祿赴御史臺鞠世居獄緣世居獄乃捕
李士寧方呂惠卿時士寧與世居交通事迹未覺也魏
泰卻伯溫吳玠等記錄皆云呂惠卿起李逢獄捕李士
寧以撼安石考其月日似不然今不取司馬光記聞亦
載李士寧事獨不云惠卿欲以撼安石也記聞士寧事
見二月十七日

虞部員外郎呂嘉問太子中允吳安持各陞

一任餘官各減一年磨勘吏人轉資減年出職有差以

詳定行戶免行法成也 詔私有及私造神臂弓者論

如私造弩法 錄故刑部侍郎李受孫襄為郊社齋郎

受常侍英宗潛邸用遺表恩已官其孫一人而其子又乞恩特有是命 詔權廢罷左右天廡坊

甲戌上批聞河東路旱災百姓多流入外界邊吏縱弛漫不之禁自寧化軍一路入北界者已千餘戶恐它郡亦逃亡令轉運安撫察訪提點刑獄司速體量以聞議所以賑恤之 詔移河東屯戍兵馬五千歸營以其餘糧賑恤饑民具次第以聞 三司言在京官局多援例指射官屋軍營修廨舍并乞破賃宅錢轉相倣倣有增

無減宜一切禁止從之

乙亥詔河東路災傷州縣第四等以下戶去年秋稅及第三等以下戶和糴糧草除已倚閣外尚理殘零數其令轉運司不限災傷分數並與倚閣 又詔近賜河東路度僧紫衣牒易粟以備賑濟今察訪使李承之言潞州威勝平定等軍災傷尤甚其令司農寺更出常平粟十萬石接續賑濟

丙子廢在京雜賣場三司請如勾當官王頤奏廢場歲

省官吏廩祿二千餘緡故也

十月辛亥又從三司請復置

詔河東

轉運司依前詔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

又詔司農寺出米貸河北饑民真定府五萬石邢洺磁相趙州各三萬石戶毋過兩石至夏熟輸官仍免出息

丁丑定國軍留後提舉景靈宮向經知青州經入辭延和殿命坐賜茶既行官給車徒三宮遣使餞送甚盛不一歲以病召還

召還乃明年正月十六日

羣牧使李中師等言乞

立殿前馬軍司在營填馬分數詔填七分 詔陝西都
轉運司與都提舉市易司協力興治銀銅坑冶以其所
入為熙河糴本從王韶知熙州日請也 詔憲皇后族
孫杜震補三班借職震自言特錄之

戊寅上批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後牴牾難
為施用可令見校試官撫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以聞
初詔樞密院唐李靖兵法世無完書雜見通典離析譌
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

意可令樞密院兵房檢詳官與檢正中書刑房王震提
舉修撰經義所檢討曾旼中書吏房習學公事王白管
勾國子監丞郭逢原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後可差樞
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與震逢原行視
寬廣處關殿前司差馬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
以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為都大提舉誠一憲為同提
舉震逢原參議公事夏元象臧景等為將副部隊將勾
當公事凡三十九人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約授

兵二萬人為率為七軍內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取戰
兵一千九百人為七十六隊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弓
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輜重每軍九百
是為二千八百人上諭李憲等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
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
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文武皆莫能識之此
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
靖靖以時遭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

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

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
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
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
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
僚所獻圖皆妄相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
相遇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
草伐木如射圃教塲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
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

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於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

營為正陣為奇也故有是詔

沈括筆談云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於中軍則并中

軍為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製六花陣并中軍為七軍予按九軍乃方法七軍乃圓也算術方物八表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為老陽圓物六表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為少陽此物之定形真數不可改易者既為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為前軍策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左虞候軍左軍後軍策後軍七軍之次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左虞候軍左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跳盪弩手皆在軍中又云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秘閣固之法九

軍為一營陣行則為陣住則為營以駐隊繞之若依古
 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
 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邱阜溝
 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則兵不復
 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
 又古陣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仍使
 陣間士卒皆側立每兩行為一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
 應古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
 詳定予以為九軍當使別自為陣雖分別左右前後而
 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繞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
 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
 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
 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上以為然親舉手曰譬
 如此五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為令今
 營陣法是也沈括自誌云上使六宅使郭固討論古制
 為陣法其說以李靖教旗法為主頒下諸帥府既而議

論未厭上亦以固之說為不然再使括為之始離九軍
為九陣別自為營而靖之法始明則今祕府邊州陣法
是也王安石日錄八年三月十九日上用李靖法作陣
圖隊為四部將居中有親兵而無部前此呂惠卿極論
其不可安石亦為上言其非是是日又進呈僉順上意
以為善獨安石與惠卿共難而王珪不言安石曰先王
伍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合為變不知四
部分則大將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則一部乃有
兩人大將若不附四部中則大將反無以自衛如何待
敵上默然乃且令試教恐安石所難即五月九日所稱
五軍陣當考會要陣圖篇八年五月九日詔諸路並權
住教五軍陣止教四御陣舊紀於戊寅書製八軍法新
紀削去

己卯詔聞河東路賑濟饑民多聚一處太原府舍以空

營約及萬人方春慮生疫癘其令察訪轉運司諭州縣
據人所受糧計日並給遣歸本貫即自它州縣流至而
未能自歸者分散處之以聞 司農寺言京東路監司
選差造五等簿官過多恐致煩擾乞自本寺遣官一員
徧詣體量有不當者許令改正從之 詔罷制置涇原
秦鳳等路軍馬糧草司令逐路經略轉運司管勾初軍
馬糧草司王韶領之韶既召還故罷 將作監丞胡宗
回言河北東路倉務當修者四千六百楹費緡錢九萬

詔澶州北京置倉貯糧澶州三百五十萬石北京四百五十萬石期二年修畢賜度僧牒五百給其費宗回宿子也

十一月庚午宗回乞罷修倉可考

庚辰光祿卿直昭文館知鄂州潘夙提舉王龍觀以荆湖察訪蒲宗孟言夙有足疾年已七十乞令致仕或與宮觀差遣故也 手詔外國刺事人令都亭驛開封府密遣人迹捕告獲一人賞錢千緡仍與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與酬賞時北人泛使將至慮有

姦人竊覘中國也 引進使眉州防禦使李端慤為沂

州防禦使先是端慤生冀州事再展二年乃除正任及

今尚餘數月詔特除之

此據御集契勘端慤自得轉年指揮後至今已及多少月日遂

詔減所少年月除正任

中書言堂後官王袞等編定命官四等

過犯乞付有司更不置詳定命官過犯及看詳編配罪人所兩局遇赦令刑部比例定奪上中書施行從之

辛巳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宋守約卒贈安武

軍節度使謚勤毅

癸未詔諸路經略司籍効用人姓名分隸諸將非在籍者不得輒以自隨 又詔兵官出入許以親屬自隨即毋得以功狀與將士一例陳乞功賞如勞効殊異衆所共推者委帥臣審察以聞

甲申上手詔河北東西路近申奏文書多發馬遞兩路鋪兵已疲於奔走不惟駭人觀聽若萬一實有邊事未知人力何以支梧其下監司以條約申訪之 詔代州西陲寨主內殿崇班秦懷信移合入差遣以契丹議地

界於大黃平即車場溝口施帳幕在懷信所部不即時

約闌故也

四月五日所書當考車場溝見十二月二十八日

先是敵以河東

地界議久不決復使蕭禧來詔太常少卿向宗儒皇城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澤接伴於是宗儒等言蕭禧至雄州白溝驛不肯交馬馱欲至城北亭非故事上批蕭禧於白溝住幾十日至今未聞起離向宗儒等雖再三執以舊例禧殊未有順從之意欲更遷延深恐彼情愈肆彊忿或出不遜之言或以巡馬擁送南來益難處置

雄州使人約攔又致喧爭萬一擾攘或傷官吏恐不可

收拾去歲蔡確接伴

去歲接伴蕭禧使太常少卿蔡確副使皇城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李

惟賓此據國信名銜實錄不書也向宗儒王澤職位亦據國信名銜

已許馬馱依常使車

乘例於雄州交割今必難却其情可詳度上作朝廷據接伴奏特許依去年例作兩節交換庶幾稍通其情於疆事易為商議又批北使久留白溝已經累日自通好以來無此事朝廷處置實不可緩蓋所爭者小而所顧者重議者若為恐北人因此得以占據兩屬之土是甚

不然且北人前後執作證據以為屬彼者豈獨一事如
春秋二稅借地蓋館雄州門則搭立標竿及巡馬不住
往來之類不待更增交割馬馱一節乃可占據况人夫
一半已於白溝代還在理委無深害可速議指揮遂遣

內侍諭旨人夫負擔於白溝交割其馬馱即比常歲車

乘聽至城北亭

三月甲寅宗
儒等罰銅

詔比令以寬剩錢買田

募役須契勘準災傷等支用無得妨闕其價高處罷買
以兩浙路轉運使王庭老言衢州西安縣買山田價高

用錢十二萬緡乃足募一縣之役既放省稅又免役
牙稅官錢司農寺言恐不獨兩浙所費如此欲改法故

有是詔

蘇軾元祐元年四月六日奏議當考王安石八年四月三日日錄安石論有田募役有十餘害

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有所利翌日檢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為便遂作此法餘無所利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弓箭手雖選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為強壯則弗却也弓手乃選強壯於無方其所募皆得真強壯者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按罷以田募役法在四月十二日此但詔勿買高價田耳

乙酉以蕃官三班奉職長摩薩格為右侍禁餘為本族

軍主指揮使遷資賜絹有差熙河路言長摩薩格先為果莊
所略既而聞總嚙爾首領溪鼎請邦復欲入寇率所部邀
擊有功故賞之 詔河北東路增募教閱廂軍十五指
揮以崇武為名尋罷之

朱史簽貼云六月指揮
不招刪去今并存之

錄虞

部員外郎董元亨子堯問為試將作監主簿元亨死事
貝州而子孫無食祿者大名府路安撫司為言故錄之
河北察訪使曾孝寬言慶厯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
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被甲馬一匹以備非時

官買乞檢會施行戶馬法始於此

墨史記馬法始於此朱史燕貼云先帝倣

三代寓兵於農意立保馬法法未完遭變前史官以為戶馬法始於此實為妄誕刪去朱史但務諂諛不知史法新史已復存之今從新史新紀云初行河北戶馬法沈括論中國長技不在馬事附八月四日

丙戌知桂州都官員外郎直史館劉彛為祠部郎中以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言彛不磨勘僅十年故也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岷州團練使知熙州高遵裕為

熙河路總管依舊知熙州

五年十月戊戌遵裕初權總管

詔諸路市

易委轉運司提舉仍置同提舉官從都提舉市易司請

也尋詔同提舉官任滿更不差人令轉運司官提舉不更

差人乃二十五日詔今并書

詔京城內外除修造倉場庫務店務

課利舍屋外自宮殿園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觀等並權

停過七年取旨

十年九月辛酉又降權停七年指揮當考

同管勾外都水

監丞程昉等言嘗乞以京西三十六陂為塘潴水入汴

通運其陂內民田欲先差官量頃畝依數撥還或給價

錢又采買材木遙遠清汴牒欲作三二年修仍選知河

事臣僚再按視措置詔翰林侍讀學士陳繹入內都知張

茂則與昉等覆視以聞其後繹等言奉詔覆視清汴水源管城新鄭密縣界數處泉源甚壯將來引水入汴預須䟽導可濟行運詔開封府界提點司京西北路轉運司計工料以聞繹等又言若於正月開汴口取一河未渾之水即開汴口䟽古索水金水蔡水三水入汴已見清汴必成之理其置牐疎密土工物料見令楊琰等計置詔候相度畢具合行事節以聞

繹相度到乃三月二十日今并書朱史刪

取大畧令具存之

丁亥詔自今宗室總麻親願出官者將軍以下聽旨
都提舉市易司言乞借奉宸庫象牙犀角真珠直總二
十萬緡於權場交易至明年終償見錢從之 出常平
米萬石賜蘇州賑濟饑民以常熟縣民田災傷故也

己丑上批軍行營設拒馬於車隙布列以禦鐵騎犇軼
最不可闕今河北多以竹為之輕脆易壞令軍器監速
於前降樣造三萬副送北京澶定州 看詳編修中書
條例李承之等上禮房條例十三卷并目錄十九冊詔

行之 司農寺言今州司士參軍葛德出私錢修水利
已除司士參軍乞更酬獎詔賜度僧牒十

庚寅詔倚閣廬壽濠和光州無為軍見欠秋稅 內殿
崇班趙永圖言奉詔許以翼祖保州舊居地建資果院
守護祖墳歲度僧一人乞遇同天節於內東門進功德
疏別度一人從之仍免進功德疏

辛卯祕書丞館閣校勘王安禮直集賢院罷檢正中書
孔目房公事避兄安石也 審刑院詳議官殿中丞朱

大簡等言昨定審官西院差澶州都巡檢康曷不如法御史臺劾大簡遷延不決會赦衝替緣大簡欲赴中書樞密院廵白以故稽期非弛於職而樞密院按置以法詔審刑院大理寺自今中書樞密院送定公事依條定奪毋得廵白制置永興秦鳳兩路交子事趙瞻言乞令東路都轉運使謝景溫西路轉運判官劉定各兼制置交子事從之

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可考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皮公弼云云又三月五日云云

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罷交子

屯田員外郎通判澶州趙楊權知邵

州舊差武臣時本路轉運司薦楊故特可之仍詔自今
互差文臣 又詔籍元年至七年終增減武臣員弁俸
給數以聞 廊延路蕃部凌羅策木多伊克沁歲值歲饑走
外界會赦法當斬詔以情理可憫杖脊配湖南牢城
是月河北西路察訪使沈括言竊詳兵家之利攻其不
備出其不意臣晝夜講求本路邊防素不為備者數事
當先事有以制之乞賜詳酌其一本路防邊事重兵皆
在定州言邊備者惟以北平為兵衝其保州杜城以東

有唐水之難謀者未嘗為意臣以謂敵人講求中國邊防虛實向背者非一日萬一為寇必須出於不意道途險易講求不得不盡近歷視邊境竊見保州順安軍以西有平川橫袤三十餘里南北逕直並無險阻不經州縣可以大軍方陣安驅自永寧軍以東直入深冀行於無人之地定州但守杜城以西兵未及移則敵騎已越高陽矣或敵人自定州入寇定兵必依西山扼其歸路彼則束甲徑趨順安定人雖衆兵不及施而敵已出塞

此不可不慮也通途曠野蕩然四達謀者不此為慮而區區過憂北平之衝臣竊駭之西山洞道連屬可以伏奇進則定州當其前退則保州廣信義其後敵人敢入北平則不知順安者也使其知順安之易則北平雖無備且當委而不顧況其有備也相度得保州至西九頃塘度七里以來及保州東陽村堤以東至臧村堤度三十里慶厯中皆曾築堤壅水遺跡尚存若少加補完西納曹鮑諸水則杜城以東塘險相屬敵騎出入惟有北

平一路定州之兵依險為陣犄角牽制滹沱橫灤為難則可以制其前唐河之流可決則足以斷其後有以待敵而致其來此必勝之術也今具圖進呈其詳悉地步別具條上詔屯田司閻士良馳往相度而士良言檢視保州西九頃塘及保州東陽村堤以東至臧村堤若增接修完櫃蓄諸河以成險阻委實利便然舊基蓋官中墮廢二十餘年悉委民間究詳九頃塘東及楊村堤其間亦有官地臧村堤一帶乃有徐河預完堤坊更伺夏

秋雨漲水不日成功內交互民田漸而收買其孫村堤
西至楊村堤地勢汙下曾支官錢收買其後有保州牙
吏李智自陳上件地土本係官牧羊地趙滋知保州日
遂却追還元給價錢地資俸民其地內亦可尋舊屯田
分水河沿河種稻漸成險固或當緩急壅決諸河以制
奔突詔可其奏內有侵著民間地土即將係官田土撥
還或給其直仍先具所占民田頃數目以聞

沈括議據
會要附八

年二月實錄俱無之括自誌云翁察訪河北西邊講修
邊備易其舊政者數十事際邊自蒲城以東至邊吳淀

五十餘里按圖名徐村淀淀泊相屬其實皆町疇大陸無復陂澤之跡戎馬可以直抵深州翁請決徐鮑諸水為塞下屬諸淀上覽奏駭曰圖籍無實如此安用守臣遂決意為之近臣有言塘水可決者翁應之曰橫五十里以為壑敗堤洩之非一月不能涸水之漸潰當數百里注於敵中塘間沮洳不容徒騎此足以困敵非中國之患也使翁自遣官營之再歲而塘成此即會要所載也再歲而塘成則當考括自誌云察訪河北凡三十一事奏可屯田議依舊附此餘

廢罷廢懷遠軍古陽縣

為懷遠寨述昆縣為鎮省鎮寧州禮丹縣入環州思恩

縣並隸宜州廢沅州招諭縣及錦州寨入麻陽

實錄七年八月

書併辰州麻陽縣入錦州寨隸沅州此月末又書省辰州招諭縣入沅州按七年八月錦州寨已隸沅州安得

更稱辰州今從九域志實錄于十二月末又
書廢錦州寨及招諭縣入麻陽今亦不取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三月癸巳朔詔分熙河路正兵三萬三千參以弓箭手寨戶蕃兵為四將以都鈐轄王君萬為一將都監王崇拯副之鈐轄韓存寶為第二將李浩副之桑湜為第三將都巡檢王湛副之鈐轄劉惟吉為第四將

都監馬忠副之仍詔湛權發遣本路都監其下番軍馬
隨地遠近分隸諸將令本將選官訓練經略司度無邊
事即令正副將每季互往下番州軍提舉教閱時遣樞
密院檢詳文字劉奉世同陝西諸路帥臣分兵置將先
以熙河路來上也

舊紀云分熙河秦鳳涇
原環慶路兵為十七將

提舉河東

路義勇保甲司請五路州縣鎮寨城內居人並團保甲
詔諸路察訪司與坊正同詳定以聞 上批近沈括建
議邊郡城中置坊設垣為門以備姦伏契勘熙河岷州

新創民居未多宜易施行可先劄與經略司仰相度畫

圖聞奏

括議設坊附八
月四日癸巳

詔任管軍步軍副都指揮使

以上死許借空閒官宅居止毋過三十楹服闋還官

甲午命知制誥沈括同知諫院范百祿赴御史臺推李

逢等公事蹇周輔鞠逢反謀得右羽林軍大將軍秀州

團練使世居交通狀故有是命世居南陽侯從贇子也

丙申中書言沂州鞠李逢等反逆結構有端而本路提

點刑獄王庭筠等先奏逢無大逆謀告人妄希賞顯不

當詔并劾庭筠先衝替見鞠李逢等更切研窮旋具情節奏知仍速具告發當酬獎人數以聞庭筠自縊而死捕世居及醫官劉育繫御史臺獄詔御史臺差官同中

使即世居及育家索圖識書簡等

朱史簽貼云取會別無自縊死因依前史

官載此意謂詔獄逼人致死誣誕可知刪去新史復存之今從新本

沂州言第三等以

下戶欠去年殘零秋稅乞權倚閣俟豐熟催輸從之

丁酉虞部員外郎沈披換禮賓使權發遣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詔秦鳳等路都轉運司相度所鑄大鐵錢約

補足所廢監錢數及充交子本錢外不須廣鑄委熊本

總制營辦

正月二十四日皮公弼云二月二日委公弼營辦鑄大錢本志云詔鑄大錢才令補所

廢偽錢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罷交子

賜兩浙路常平米二

萬石賑濟潤州饑民

戊戌知成都府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言本路盜頻發雖編敕再犯許配本州而川峽本城請受價優投軍者衆若犯盜配本城則是因盜得利益盜必滋長又川峽計賊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加之案問欲舉率皆減等賊重

者猶不至配法無所懲艾欲令情理重者申都鈐轄司
詳酌配出川峽近東州軍從之 知河州鮮于師中乞
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
為五人額從之 詔自今得封三代者并妻追封以樞
密副使王韶子厚言韶妻亡獨不與封故也 詔自今
宗室換官并外居者並屬大宗正司 廢都鹽院令外
物料庫管勾支納煎造

己亥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不惟闕食農乏

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為盜實可矜憫若不優
加賑恤恐轉致連結羣黨難於擒捕陷溺良民投之死
地可速指揮遂詔京東東路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
倉米等第散給及貸以和買絹錢孤貧戶聽差待闕得
替官就鄉村依乞人賑濟道殣無主官為收瘞之 詔
秘書監王端追一官與宮觀差遣坐前知鄭州伐園木
為薪以自入及報上不實法寺當追官勒停而詔免勒

停故也

九年五月十九日竟坐除名勒停端本傳云端
御下肅獨吏病之在鄭日園吏取枯拊供爨御

史劾其自盜

坐奪一官

權提點河東刑獄謝卿材請禁流民毋

入代州火山岢嵐寧化軍界從之

庚子遼主再遣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來致書見于
紫宸殿書曰昨馳一介之輜傳議復三州之舊封事已
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約各守邊陲至如創生事端侵
越境土在彼則繼有於此則曾微乃者蕭禧才迴韓縝
續至薦承函翰備識誠悰言有侵踰理須改正斯見和
戒之義且無違拒之辭尋命官僚同行檢照於文驗則

甚為顯白其鋪形則盡合拆移近覽所司之奏陳載詳
茲事之縷細謂劉忱等雖曾會議未見準依自夏及冬
以日逮月或假他故或飾虛言殊無了絕之期止有遷
延之意若非再憑絨幅更遣使人實虞詭曲以相蒙罔
罄端倪而具達更希精鑒遐諒至懷早委邊臣各加審
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一則庶靡爽於隣歡一則表永
敦於世契儻或未從擗割仍示稽違任往復以難停保
悠長而豈可微陽屆候善嗇為宜

三月八日庚子禧初
八見四月五日丙寅

禧辭留二十七日七月戊辰猶不行留二十九日行日
未見閏四月三日甲午上云蕭禧才去便無人論此事
更須詳考上批付韓縝等聞蕭禧今日見罷歸館意甚不樂

來日會食次卿等可且以歡和接之早來垂拱殿已曾
再三諭卿等以自鴈門寨新鋪以西直接石長城便是
邊人指為分水嶺及蕭禧齋來劄子內地里亦合因何
適來禧叩問南朝指分水嶺係近裏地分要得的確所
在卿等可執定指示與禧令曉然準信
兩朝誓書冊內
韓縝等館伴泛
使所受御前劄子凡六道此第一道
也不知是何月日姑附蕭禧入見後

辛丑召輔臣對資政殿命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韓
西城閤門使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乘驛往河東及遼
人會議地界連結絕以聞鎮初使乃七年三月二十七
日舊紀云鎮誠一代劉忱呂
大遣開封府推官鄭遵度同宗正丞籍世居家財付
管勾使臣主守

乙巳大宴集英殿蕭禧預焉

曾布
云云

丙午召輔臣對資政殿是日清明節也

王安石
云云

上批

河北教閱廂軍已議增置吳充嘗請推行保丁於巡檢

下上番條目可速相度果決施行恐緩急有失支梧於
邊計實非小事先是充言河北民兵雖多而未見可用
之實臣愚謂宜稍約京畿法分番在巡檢下教閱代禁
兵歸隸諸將有事用為守城兩路正兵約五萬五千人
若代以民兵夏季免上番外歲為三番共四萬五千人
以今民數計之七年有餘一當上番遇上番年與免冬
教日給口食比招教閱廂軍歲可減緡錢五十七萬不
惟省費又民兵訓練不獨可守城而已既下提舉保甲

司相度未報至是上批趣施行遂詔提舉義勇保甲曾
孝寬與司農寺兵部先相度以聞其後孝寬等言乞候
教閱精熟令番休代近邊巡檢戍兵其分認地方上番
日限及諸條約令提舉官詳度聞奏從之

閏四月二日
孝寬等乃上

言詔可朱本去彼存此新本兩存之誤也今從朱
本然閏四月二日詔并及河東北乃無之當考

江

淮發運使羅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麗禮賓省帖乞
借樂藝等人上批已令教坊按試子弟十人可借呼第
四部給色衣裝錢作拯意奉詔遣往傳習畢早令還朝

畫塑工俟使人入朝遣往樞密院再進呈廼罷不遣

朱史

以為無足書刪去新史從之今從舊史

戊申詔御史臺責醫者治世居疾又詔緣世居事應逮

之人具年貌下諸路告獲一人賞錢三百千

又詔乃十七日今并

盡皆可削

詔軍士祖父母父母老疾無男子兼侍而在他

處應募者聽移就祖父母所在一等軍分從淮南西路

提點刑獄司請也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孫

永知潁州

已酉上批昨日擬定廻付蕭禧劄子雖有已差官商量
結絕之語尚慮禧以未有擬劃明白指揮不肯承受卿
等可詳議中書樞密院言北書既云早委邊臣各加審
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審視見有無侵越遠近然後可
別安戍壘今慮劉忱等堅執前議難有商量所以改差
官令計會遼國所差官商量結絕即於北書之意別無
違阻惟是蕭禧於北書意外堅求果決恐難徇從臣等
議欲止依昨日擬定從之 罷呂大忠河東路同商量

地界先是大忠屢求罷上雖許猶須蕭禧還乃聽終喪已而上召執政議大忠與劉忱俱入對上意頗欲從敵所請衆未及對大忠進曰敵他日若遣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地陛下將欲從之乎忱復進曰大忠所言社稷至計也願陛下熟思之上默然於是改命韓績令大忠反喪服

不知劉忱有何指揮當考按邵氏見開錄云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泛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

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遣太常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忱為使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彼地且鴈門古名寨雖跬步不可棄奈何欲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

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慰之忱出疆帝手敕曰彼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以秘書丞呂大忠為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忱亦使回敵又遣蕭禧來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久之帝曰凡敵爭一事尚不肯已今遣兩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為朝廷固惜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相來即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求闕南之地則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為然今代北安可啟其漸忱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執政皆知不可奪罷忱為三司鹽鐵判官實錄亦略見獨忱事殊無可尋姑存此竢博訪之忱受命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壬戌

軍器監上所編敵樓馬面團敵法式及申

明條約并修城女牆法式詔行之

庚戌賜京東常平米五萬石以上批聞京東徐單沂州
淮陽軍比歲災傷雖今夏豐熟百姓尚饑可賜米萬石
責監司以時募民修水利及完浚城塹庶人不乏食故
也

辛亥江南東路轉運司言宣城南陵兩縣災傷乞倚閣
第三等以下戶去年秋租納輸及八分者又言宣城縣
化成圩去歲旱蝗而令佐不受訴狀乞檢放二分從之
仍令轉運司劾令佐以聞 又詔階州民經蕃賊焚廬

舍者今年夏秋二稅悉蠲之 河北西路察訪使沈括

言烽臺高下踈密未便乞別定起納道路并舊烽臺圖

上詔如括議仍令定州真定大名府路安撫司未得興

工候有事宜併工修築

括自誌乃無此會要可參考朱本云一時備預事不足書削去

壬子召輔臣對資政殿

癸丑右正言知制誥沈括假翰林侍讀學士為回謝遼

國使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李評假四方館使副之蕭

禧久留不肯還故遣括詣敵廷面議括時按獄御史臺

忽有是命客皆為括危之括曰顧才智不足以敵愾為
憂死生禍福非所當慮也即日請對上謂括曰敵情難
測設欲危使人卿何以處之括曰臣以死任之上曰卿
忠義固當如此然卿此行繫一時安危卿安則邊計安

禮義由中國出較虛氣無補於國切勿為也

沈括自有
乙卯入國

奏請并別錄載使事甚詳須參考別修此月二十九日
對資政閣四月五日論改使名合附此今注在閏四月
五日或
移入此
詔兩浙路常平司續給米二萬石賑濟常潤

州饑民

甲寅改命太子中允開封府推官王欽臣假太常少卿
送伴遼使皇城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伸副之代向宗
儒王澤也宗儒澤仍各罰銅二十斤初宗儒等接伴蕭
禧禧欲以行李至雄州北亭交轄宗儒等止之禧有不
能更去之語上恠宗儒等為國生事仍坐嘗奏請約回
泛使及在道問蕭禧是來理疆界否特罰之

止蕭禧行
李在二月

二十
二日

上批今遣沈括等行而事有當豫慮者蕭禧未

還止之不令過界一也接伴久不至二也過界三五程

止之令俟蕭禧三也到敵帳先問來意直俟以分水嶺
為界方得朝見四也雖得朝見延之穹廬中須令用分
水嶺為界五也使人既來許以分水嶺為界即引兵拆
移舖屋徐遣括等還持謾書來報云既商量不從已令
兵馬往彼拆移訖使朝廷知既未是絕好如何為處六
也使人至輒苦辱之或授以惡馬使顛仆於山谷中或
詐為賊潛來傷害既不顯國中之意如何為處七也中
書樞密院其議應之所宜中書樞密院言分水嶺既不

可許蕭禧又未肯辭欲通兩國之情則泛使不可不遣
彼以禧未還而不納或納而接伴未至容或有之然且
遷延境上以示我無絕好之意於義無傷則彼亦難怪
禧之稽留無由發怒若必邀使人以分水為界則許與
不許豈使人所敢專就令屈從豈足為信若不候使還
彊移鋪屋前已詳議屈伸在我且為後圖本朝與之通
好多歷歲年使人之來禮義甚厚今雖未允所求固無
激怒之事苦辱使人恐無此理上然之

呂惠卿家傳云
云附注在四月

五日丙寅蕭禧入
辭下或移注此

北京留守司言西福順天王院舊

有塼藏收瘞軍士遺骸一歲度人為僧詔每三歲度一
人

乙卯閱諸軍轉員三日止舊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
五人而馬軍都指揮使但闕驍騎一人以捧日一人補
驍騎軍主餘四人如故則以次軍分皆不得遷乃補四
人者並為馬步軍副都軍頭又以龍衛拱聖驍騎武騎
寧朔神騎舊百三十一指揮使後省五十指揮而見管

馬軍指揮使以下已補八十一指揮正額外數猶有餘
乃於所省指揮內未移併者四十三指揮且置下名指
揮使副使各一人軍使三人以便第遷 河東路察訪
使李承之言饑民羸困老弱疾病及遺棄男女未有所
歸雖日受官米力不能自食恐無以稱朝廷賑恤之意
乞聽本司存養至閏四月終罷從之

丙辰詔都提舉市易司遣官於麟府路博買耕牛給借
環慶熙河路蕃部弓箭手 沅州奏比建州學今聽讀

者已多乞賜國子監書庶一變舊俗皆為禮義之民從之

丁巳詔韋城縣至京廻送泛使龍衛虎翼軍士特給口食人日二升以上批蕭禧未行禁兵在外坐俟乏食或犯法故也 詔聞諸路寄招兵士發遣赴京道路饑死者衆其令所過州縣遇有追同行人不及者日食別給小歷病疾遣人醫治

戊午太白晝見

已未詔河北西路常平司出米三萬石貸懷州武陟衛
州共城饑民特免輸息 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奉詔續
修國朝會要乞差著作佐郎館閣核勘林希光祿寺丞
李德芻為編修官詔以希充檢閱文字德芻有贓罪令
刑部定是與不是入已贓以聞其後刑部言德芻所犯
係入已贓不復差 詔北使所過州軍縣鎮監驛使臣
不許差出 是日上謂王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
有為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呂惠卿主張而

已因稱呂惠卿兄弟不可得安石曰諸兄弟皆不可得
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至陳留道中與語極曉
時事安石又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
息盈虛以待陛下深察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
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辭
者誠欲粗有所効以報陛下知遇然投老餘年豈能久
事左右欲及時粗有所効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
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上問外事

安石具道雖勝往時然監司未盡稱職上曰人材止如此安石曰誠是人材少然亦多觀望不盡力緣盡力則犯衆怨犯衆怨則中傷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則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以自安外官固未論如呂嘉問內則犯近習貴戚外則與三司開封日夕辦事以守職事行法至於置獄推究姦罔具得而嘉問乃以不覺察雜買務剝收入情願納息錢二貫降小處知州若剝收息錢可罪監官宜不免監官以去官獲免則嘉

問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來提轄場務諸省寺之屬何嘗有坐轄下場務不覺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見盡力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問者不容則孰肯盡力不為因循偷惰之行上曰嘉問已與復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轉運却令嘉問提舉便糴此豈官人之宜上曰與移一路轉運安石曰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則須却令嘉問領市易上曰恐吳安持忌其來又復失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當為其審處

今市易事重須嘉問與協力乃可濟不然他時有一闕

失必更上煩聖慮又薦嘉問及張安國可為宰屬上皆

以為可

此據日錄安石復相不知果用何日入對此乃
第一事今備存之更俟考詳恐安石對上非第

一事然觀上所云自卿去後小人紛紛及安石稱不敢
固辭則似初見時所說也獨賴呂忠卿主張恐是安石
託詞更須考詳李直躬去年十二月
十二日自提舉糴便為淮東運使

庚申詔陳留縣置龍衛帶甲剽員兩指揮雍邱縣置雲
騎帶甲剽員一指揮各以四百人為額不給馬雲騎請
給視武騎從樞密院請以處龍衛雲騎退卒也 中書

言進士王致堯狀伏覩條制武舉比科場開設自來進士唱名後四五月間方始差官兵部鎖試發解以此致進士兩處投下文字失解後旋看兵法權習弓兵意務苟進就試日多懷匿文字飾以虛辭弓馬不甚精習不惟有誤朝廷緩急使用兼使學者不專其業欲乞將來武舉與進士同時差官鎖試欲依所請詔自今武舉與進士同時差官鎖試

此據會要增入元豐三年六月九日可考

辛酉晦召迴謝遼國使沈括副使李評對資政殿括於

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為
分今所爭乃鴻和爾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是日百司
皆出沐上開天章閣門召對資政殿喜愕謂括曰兩府
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使內侍李憲持詣
中書樞密院切讓輔臣使以其圖示敵使議乃屈上遣
中貴人賜括銀千兩曰微卿無以折邊訟

實錄繫名對沈括等於此

三月二十六日戊午今移見二十九日辛酉晦此據括
自志當考又王安石日錄八年四月二日上怒劉忱與
契丹議地界不分明余為上明忱無罪乃呂大忠作圖
不分明有罪也不知大忠所圖如何不分明當考按戊

午二十六日別無假故不知百司何緣皆出沐當考二十八日庚申亦無假故應是二十九日辛酉晦也今移見月末恐括先以二十六日奏此二十九日乃入對也韓宗武作韓縝遺事云沈括罷三司使余於城外叙別括曰君臣問難知素日前猶見許大用宗武歸具為縝道此縝曰安有此事三日前上云沈括誤朝廷三事謂歷法地界役法也此事當考括使還附六月二十二日壬子沈括乙卯入國奏請并別錄今附注此三月二十六日奏乞宣諭館伴等俱曉分水嶺本末事云臣等竊聞昨夜蕭禧在驛與館伴將元執到白劄子商量王吉地義兒舖鴻和爾山石長城瓦窑塢等處已定只是尚執分水嶺未肯了當臣等今有所見雖不知是否或恐有助對答折難之意如後一蕭禧既承認鴻和爾大山北面為界則明知元不以雪山鴻和爾山牛頭山照望為界之意自鴻和爾之南界至已定乞令館伴通曉宜無稍及照望之語一蕭禧堅執以分水嶺為界臣等以謂若令

館伴及定地界官依下項剖析得事理分明即除鴻和爾
大山一處已經定奪不可改移外其餘雖悉許以分水
嶺為界亦無所妨今具逐段地分如後王吉地及瓦窰
塢見今標與北人處已是分水嶺別無可爭鴈門寨即
今來移退義兒舖及三小舖處已是分水嶺別無可爭
西逕寨地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遠探白草舖一
帶便是分水嶺當初本朝為執定長連城為界則分水
嶺是近裏地分今來既自白草遠探等舖一帶照望石
長城割與北人即已是用分水嶺竊慮館伴不見得此
意度尚惑牛頭雪山照望為分水嶺多方迴避却致北
人猜疑據三次國信文字北人之意元不至此欲乞子
細宣諭館伴及定地界官令具曉本末但望指定白草
舖一帶是分水嶺却明與此處以分水嶺為界不妨又
三月二十八日資政殿進呈所爭界至地名白劄子云
一蔚州地分本朝元以秦王臺古長城為界北人稱以
分水嶺為界所爭地東西約七里以上一朔州地分往

前已經定奪以鴻和爾大山北脚為界今來北人稱以鴻和爾大山分水嶺為界所爭地南北約三十里一武州地分本朝以烽火鋪為界北人稱以瓦窑塢分水嶺為界所爭地南北十里以上一應州地分本朝以長連城為界北人稱以水峪內分水嶺為界其分水嶺即無山名元不指定的實去處後來因劉忱等累行問難須要指定分水嶺山名後來梁穎等對答稱自雪山照望鴻和爾大山牛頭山一帶分水嶺為界所爭地南北約十七八里貼黃治平二年因北人侵越地分採木蓋鋪代州累習移牒北界請嚴行戒約却準順義軍牒稱勘會圖經元載西自雪山南邊嶺至鴻和爾大山東北照望牛頭山一帶分水嶺為界又上項治平二年順義軍牒內又稱貴州於當界地分赤泥泉段家堡招誘戶民請射住佃其長城自西陁口取鴻和爾大山北面過赤泥泉段家堡並是當道近裏地方請先拆去上項村堡當道即於西陁鴈門口內長城北久遠安立鋪形又日後凡係與北

人言語文字且乞都不令涉着蘆芽雪山牛頭山照望之意却恐緣此引惹詞說又所爭處地里只是略訪聞得定地界使臣口說別未有文字照證又耶律榮執到文字內有以石長城為界於地界第一冊內簽出又蕭禧執到文字內有以石長城為界於地界內第一冊內簽出又梁穎稱雪山照望牛頭山文字在河東路商量地界第五冊內簽出臣等早來於資政殿進呈白劄子一道并續簽貼到事節謹具繳連進呈三月二十八日又奏云臣等伏見朝廷近以北人徵請地界累有文字據理折難斷在不與今來始聞聖慈為民敦好欲議俯從所降指揮若復具存折難之言然後與之萬一禧有難受之義改之則愈損事體不改又恐未即祇受且契丹微類但當藐之彼自不能窺測使詔辭稍近平易免致改易頻數則朝廷之體自重涿州牒雄州議括等使名今附注在閏四月五日丙申與四月五日丙寅及六月二十二日壬子並合參考

